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

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九

明 張國維 撰

考

考以考究水利典實諸公所構字字並有根抵觀者

當悉心體會

宗

史

失名

京口河渠考

京口當南北之衝要控長江之下流國賦所貢軍需所

供聘介所往來與夫商賈之舟輳江津入漕渠甚便
利也惟郡境高昂勢若顛負石鼃負水不可以瀦北
洩于江南注于毘陵失時不疏淤澱日甚歲移月改
流斷舟膠網運相銜輕涉湍涌絲五瀉堰以濟風濤
倏警惴惴焉覆溺是虞其或應辦聘使更屬冬涸堰
渠挽水轉相添注勞費百倍嘉定癸酉采廷臣之議
令漕臣至郡同守臣總領相度開濬利便以聞時史
彌堅領郡事與運副吳鎰總領錢仲彪沿渠按視得

其源委蓋渠自江口行九里而達于城之南門民居
商肆夾渠而列渠岸狹不容咫尺畚土以貯于岸費省
易集一雨濯之旋復填淤江干原有五閘通接潮汛
樽節啟閉粵從渠塞積歲不開木圯石泐渠濬而閘
啟閘啟而漕通是修閘不可以失時于是郡委壕寨
官通行打量自京江至南水門共長一千八百六十
九丈約總用濬渠修閘三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
工乃先理寬僻之地計地面積土之廣狹以分濬渠

節段之短長計積土背渠之遠近以約日役工數之多寡又慮農事將舉役民非宜官軍健捷器用利便宜委戎司庀其役規撫先定條列上聞都統制劉元鼎具畚鍤籍徒庸以俟命明年二月己亥報可截撥緡粟為庸直需乃決渠水立表識程功作侵渠而撤居者賑之役兵大集舉鍤如雲守臣總領躬自勸勞都統制日按行伍察其惰媮越四月庚戌運渠底績濶至十餘丈深至丈餘聞之圯蠹者選材石更葺之

自是巨防屹立海潮登應則次第啟閉出納浮江之
舟拍岸洪流暢無留礙揚柁維楫舟人歡呼然後濬
市河通橋梁興澳港建郵亭修緯路功緒一新禮部
侍郎李臺及彌堅皆有記臺記稱曾孝蘊之功彌堅
記云凡費錢二十四萬五十四緡米一萬八千八百
八十一石

沈括至和塘考

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

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
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篠為牆栽兩行相去
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
篠中候乾則以水車畝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
留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
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為利

王執禮曰至和塘既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開濬
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及成後

邾亶所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

明

韓邦憲廣通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
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
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
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
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左傳襄公三年楚伐吳克

鳩茲

今蕪湖

至于衡山

今烏程

哀公十五年楚子胥子期

伐吳王桐汭

今建平

蓋繇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

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
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為
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
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書地理志于丹陽蕪湖註云
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師古註溧陽云溧
水出南湖後漢書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孔穎達書

義疏亦引漢史為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為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軍故得不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易洩民多墾湖為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錫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

陽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于朝詳具東坡奏議中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為非切務于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及隸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歸錄尚謂絲鄧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

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
足可徵胥溪尚通云元巴延攻臨安三道竝進叅政
阿拉哈攻破銀樹東壩至伍牙山敗宋兵實出此道
而河流亦就塞明興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蘇浙糧運
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
啟閉命曰廣通鎮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當是時
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胭脂岡乃
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于江于是

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為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濠人也初以建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脊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文皇帝遷都于北運道廢永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為蘇常患也引單鍰議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

江水泛漲壩大決蘇常潦甚國稅無所出周文襄楊
賀一大集夫匠重築之欽降板榜如有走洩水利渰
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處斬夫鄰充軍十二年張惠
等奏復故河道勘行屢歲未決成化四年普施奏阻
之十二年牟都御史倖溧陽知縣靳璋又議復常民
張端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
也後車夫與商爭利于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
諫以稅利乃令鎮江府通判齊濟舟督責增築壩三

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圯矣顧其時懇辭
往復在開壩未有言減稅者里甲傾敗其半嘉靖初
宮保李公充嗣奉敕行詢水利有白予俊者呈復壩
河乃命應天府治中周某通判呂某勘行開濬會歲
歉止歐夏兩撫臺時程儀鳳再愬之然意在通舟耳
三十五年倭人寇商旅繇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
者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

即古分水堰處

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溧陽壩夫俱不存

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山川金陵地脉歷閩浙踰東壩至茅蔣勢本聯絡秦漢以前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三湖東歸震澤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墾湖田為業宋時煙火最盛今冬春水涸時湖中往往見磚石井階蓋舊民居云自築壩以來水勢壅遏田漸淪沒多矣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故嘉靖戊戌覈田致虛懸米八千絲今而後田之將圯為湖者未有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

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鼈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于華亭徐相國階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禁之余時在京師韓子曰廣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故道近內閣王鏊記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為蘇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之嗟乎以蘇常湖松諸郡所不

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壑其至于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鶚之言行所以為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為壩上發明者余觀淳民之日耗且困于虛糧也作廣通鎮壩考

王同祖三江考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于此然三江

之說漢唐以來考究論辨互異或諸儒未嘗親歷其地沿訪其跡但據書傳所記附以臆說遂使聖經微旨舛而不明三江故道混而莫辨今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三江入海則震澤之水不為害而致定也三江蓋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之水必泛濫懷襄為揚州大患故禹之治之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水繇三江入海故言震澤底定以明不為害也孔安國釋經曰三江已入致定為

震澤蓋謂三江水入太湖故定為震澤也及其釋岷
冢導漾至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則曰自
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釋岷山導
江至東為中江入于海則曰有北有中南可知矣遂
以北江中江南江為三江其謂繇震澤而入海者與
前註相背夫始言三江入震澤此則自度震澤下流
終入于海故復言震澤又分三江而入海其失得較
然矣虞氏志林曰江自彭蠡分為三又云江自太湖

出于海此即孔氏之說也班固地里志云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南江即今之松江在吳縣南吳江縣東中江在應天溧陽縣西北名九陽江亦名永陽江源出蕪湖大江東流入宜興縣界合荆溪以入震澤宜興古陽羨也北江在毘陵縣北毘陵即今之武進亦謂與震澤傍近而其跡已不可攷與孔安國所謂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北江以入海道里遠近截然不

同矣桑欽水經所著北江與班固同其叙南江乃謂
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歷長瀆出松江入海不知
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也又孔穎達書疏云今南
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按
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
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名山大江之名而記
松江等小江之說其意殆將以大江東流入海者為
三江然考禹貢所謂蟠冢岷山之江止有北中而無

南止言彭蠡而不言震澤則與前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旨彼此不同不宜混而為一況太史公曰禹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蓋三江之水工力所平以定震澤記治之績也若大江則不惟不與震澤相通而天塹之廣朝宗之勢似非人力所能開鑿禹但疏其源導岷嶓通沱潛以至九江三澨而已豈遂以為于吳通渠之三江乎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

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
蔡仲默曰若據此為三江則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
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可復指為三矣章俊卿考索如蘇說而又言
江自彭蠡而上為二自下口而上為三下流過秣陵
京口則合而為一不復三矣又指言夏口之三江口
為三江夏口今江夏縣禹貢原屬荊州與揚州何所
關涉與震澤相去二千餘里乃謂為震澤所入之三

江誤矣韋昭以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錢塘
浦陽元不通震澤鄞道元水經註復引其說而不復
詳考宋淳熙中程大昌進禹貢山川道里圖辨論孔
安國班固韋昭之說乃定為三江圖以禹貢經文北
江中江為據遂指揚子大江為三江其說曰北為北
江中為中江南為南江又云徐堅援鄭玄書傳以證
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
為中江知一江為三也夫揚子一大江也豈可分南

北中而名為三江禹作經垂訓恐不若此雖其引辨
叙說精密然圖中止言三江不及震澤與經文戾矣
咸淳中邊實修崑山志辨證三江口曰江宗于海謂
之江口當于海求之今大海自西泮分南北絲轉料
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絲徘徊頭而北黃魚塚
謂之吳淞江口絲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雖無
三江口之總名而三江口之蹟顯然况揚子江下流
屬于浙錢塘吳淞江分隸蘇杭俱與震澤水勢相入

以此為三江自以為有攷于韋昭然揚子江何嘗屬于浙而錢塘江又不通于湖其謂與震澤之水相入甚為牽合蓋徒泥口之一字遂以海口三江為據而不知禹貢三江原無口字也大抵諸儒皆不以震澤為主蔓引曲說間有知震澤為主者又好奇立異紛紛不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曰上江亦

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極有據但東南止云至白蜆湖而不知所止似欠明白而又止言婁江入海似二江皆不通海者然詳其意蓋謂太湖東導為松江至三江口則一分為東江一分為婁江其下流復合為一江而入海若導河播九河合為一河入海導江分九江亦合為一江入海也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

江并松江為三江唐仲初吳都賦註與正義說頗合而尤分明但正義止言婁江入海其二江皆不言入海今既稱東南入海為東江又云東北入海為婁江則婁江入海之處別是一江而與東江不相入矣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為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為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為松江三江之跡具存東江未嘗塞也

然吳淞江自吳縣西南邇迤而來過崑山東南入嘉定界入海曰吳淞江口甚明初未與劉家河相通雖其支流一從崑山之東新洋江自北而東入太倉塘經州南城東入劉家河一從夏駕浦自北而東繇小瓦浦入劉家河其他小港亦有通者乃特支流而非江之故道宜遂指劉家河為婁江哉自宋以前未嘗以劉家港為婁江朱長文始言之而又指崑山塘為婁江恐未必然按今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

山湖者為松江又東南分流白蜺江入急水港入
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此單鍰水利書所謂開
白蜺江使水繇華亭青龍入海者是也但澱湖之東
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
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
呼為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
南又分為二一名勦娘港五里許復合為一經崑山
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

江絲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
塞單鏐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絲華亭青龍江入海是
也然自太湖東下皆稱吳淞江昔人以吳多水患故
去水稱松江夫東南水惟于三江是賴而震澤不泛
濫為害者實以三江入海無壅塞也雖古今殊異陵
谷變遷江湖故道未免通塞更改然所經之途與東
流之勢則固劃然可考何至如黃河遷徙南北易地
懸絕之甚乎

王同祖三吳水利考

吳地古稱澤國襟江帶湖延控大海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是故吳于天下郡國最為卑下古今治水者莫先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東南州郡皆古吳地揚州域也而三江五湖皆在今蘇州境故蘇州于吳地又最為卑下古今治水者莫先焉太湖為東南巨浸周五百餘里在蘇州西南境

五十里連蘇湖常三州之地可謂大矣東達于三江以入海三江通則太湖之水不為害太湖之水不為害則蘇常湖三州皆安而蘇州尤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汜濫為災常湖之境未為患而蘇已先受其害矣何也蓋常湖據其上流地常高于湖而蘇州則居下流稍有壅闕境內皆成巨浸矣故治水東南蘇州為急蘇州屬邑有七而吳江居其東南下流為淞江入海之發源崑山居其東北為淞江入海之

要道稍有壅闕二縣之境皆成巨浸矣故治水于蘇
二縣為急然吳江之地左江右湖極為低窪是當水
之都會也崑山之地引江達海扼阻諸邑是當水之
關鍵也故治水于二縣其先後同而崑山為尤急也
太倉嘉定則濱海高原十居八九憂旱而不憂潦宜
蓄而不宜洩其治水之法亦有相因而不為背者邠
亶所謂辨高下之原求蓄洩之跡者此也然東南之
地雖間有高原而終為澤國江海所歸之水未嘗乏

絕故自古及今皆詳于治水而畧于治旱以旱不能
為大患也吳縣處郡之西偏南屬震澤旁皆山田高
視太倉嘉定而長洲常熟之地與崑山吳江連界者
則視崑山吳江其西北與常州之江陰連界東南與
太倉連界者亦視太倉江陰宋趙霖所謂平江之田
雖下於諸縣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堀身堀
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
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沿海環江開治浦港不

可不先者也。大率諸縣地勢有高有卑，治水之法有同有異，豈可一槩取必乎？竊嘗考之古今治水之蹟矣。吳地自大禹通渠三江五湖之後，歷夏殷周二千餘年，未有能繼大禹之績者。故治水之法不見于經傳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闢為深溝，通于齊魯之間。即今運河南自嘉興繇石塘北流，經郡城北，遠白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縣界。續圖經所謂邗溝者，此也是亦不過疏之以通征伐耳。未聞其為民利計也。漢初為

藩封之地史稱吳王濞即山鑄錢擅山海之利富埒天子而亦不聞其以水利耕植也孝武時太史司馬遷北登姑蘇望五湖遊覽形勝思禹之功其意深矣三國吳孫權據有江東遂以富强以逮魏晉之際皆為股肱郡縣然亦未聞治水興利之事或紀載之闕未可知也至劉宋元嘉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松江滬瀆不通欲從武康紆溪直出海口穿渠浚功竟不立梁大通中吳郡水災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

節發中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漕大瀆以瀉浙江信義郡即蘇州也時崑山為信義縣水利之說于是興矣唐貞元元和間于頔王仲舒刺蘇州皆有興修之舉而唯有宋為詳且備王荊公議廢都水監不便謂議者曰舉天下之役其半在于河渠堤埽此可見矣天禧間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同郡守經度于崑山常熟疏五湖導太湖入海復歲租六十萬斛乾興五年詔蘇湖秀州積水害稼發鄰郡兵疏導以決其壅天

聖初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湮塞廢民耕
田詔轉運使徐奭等董其事敕遣內供奉官張永和
相度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堤九十里起橋四十
餘所濬積潦自吳江東赴海復良田數千頃流民得
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景祐初范仲
淹守鄉郡議疏導諸邑之水上書宰臣具言水利實
元元年葉清臣為兩浙轉運副使以竝太湖有民田
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世為民患遂請鑿盤龍滙及

滬瀆入海民賴其利自是以後慶厯中常熟開金涇
鶴瀆二浦溉田千頃吳江修荻塘以通湖州至和中
崑山開塘七十里名至和塘嘉祐中開崑山顧浦開
松江白鶴滙如盤龍滙之法皆為民利熙寧三年邾
亶言蘇州水利首論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事至
為詳悉事幾行而罷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考禹貢
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請自
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餘里水

道大通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利害其有三說一曰
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裹田興修未及
一二而罷隆興間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敦本二曰
協力三曰因時其他開治淤塞歷淳熙嘉定紹定之
間皆為民利至前元大德八年開吳淞江任仁發有
水利議答奉定至正年間屢濬江海然比于有宋則
為甚畧矣潘應武言決放湖水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周文英言三吳水利皆有經畫未知當時施行若何

也明興洪武九年開濬白茆至和塘及諸涇港永樂二年命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疏治蘇松水患自後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忱巡撫都御史崔公恭皆濬治吳淞江以興水利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浙江專治蘇松等府水利十年都御史畢公亨知府丘霽復修崔公之功至弘治間連被大水命工部侍郎徐公貫疏江湖涇浦而水有所歸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開七鴉浦築沙湖堤且疏言六事皆中機宜告諭數條

悉明利害其所編築圩歌至今鄉村之民家傳人誦
焉十一年工部郎中傅潮奉敕理吳中水利濬治崑
山十河十五年郎中臧麟繼之皆有成績正德四五
年蘇松大水為災民不粒食時都御史俞諫奉敕治
水踰年而工息復差工部郎中朱袞治水吳中竝為
民利今上御極憫東南數被水患恐重傷財賦之地
乃命巡撫工部尚書李公克嗣興修水利時官屬若
郎中林文沛員外郎顏如環實分理其任顏治吳淞

江林治白茆未幾顏以憂去林遂併治二水時李公
建行臺於太倉總督於上而林則周行諸邑躬親相
度導白茆濬吳淞江疏太湖於夏駕浦口置閘以障
渾潮其他堤堰陂塘之修築者甚衆一時措置周悉
號令嚴明厥工告成利被吳下迄今十餘年沿江濱
海其要害通泄之所所宜及時興修以防未然正有
賴於今日也

王同祖太湖考

太湖在蘇州西南境三十餘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國語史記謂之五湖左傳謂之笠澤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周官既云其澤數曰具區又云其浸五湖似五湖別有所在然范蠡乘舟入五湖司馬遷登姑蘇望五湖實又指此且揚州之境水大者無過於太湖其為具區甚明而歷考傳記所載五湖即是太湖非別有五湖也張勃吳錄曰五湖

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
虞翻曰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雲溪西通義
興荆溪北通晉陵滬湖東連嘉興韭溪水通五道謂
之五湖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
五名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韋
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并太湖為五郭璞江賦以
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為五初學記云或說以射
湖貢湖上湖長塘湖滬湖為五按左傳越伐吳吳子

禦之笠澤國語吳越戰於五湖可見五湖之為一湖
甚明也然今湖中亦自有五名曰菱湖在莫釐之東
周三十餘里曰莫湖在莫釐之西北周五十餘里曰
游湖在長山之東周五十餘里曰貢湖沿無錫老岸
周一百九十里曰胥湖在西山之西南周六十里五
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
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
稱謂則總曰太湖越絕書稱其大週三萬六千頃連

蘇常湖三州之地湖中有七十二山其大者曰東西
二洞庭馬蹟次之山居人甚多閭巷井舍鱗次蟻聚
無慮數千家而仙宮梵宇分布上下茂林平野彌望
百里可謂大矣然考之太湖上流其西北自建康等
處入溧陽邇迤至長塘河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
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自宣歙池州武林天
目富陽下湖之安吉武康烏程長興合茗雲山溪諸
水以入數郡之水潴滙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

東達于三江以入海東南積水之區蓋莫有大于此者其底定也則灌溉民田為三吳美利汎濫也則浸淫數郡而民被其大害是以古人之治之也疏其源使水有所入導其流使水有所歸皆為民興利除害而已故觀其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使入于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苧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太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以洩長塘湖之水以入太湖洩太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

口瀆白魚灣高梅瀆白鶴溪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
十四斗門北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
入于太湖而皆歸于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衆
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為百派謂之百瀆而
又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興者七十
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通震澤
者也又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漣在烏程者三
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自七十二漣通經漈

脉以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道
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
太湖東出吳江縣之長橋為吳淞江繇吳淞江東流
以入大海此震澤洩水之大道也然洩水之處各有
區域蓋不止于吳淞江而已曰鮎魚口曰胥口曰白
洋灣曰管瀆曰小溪港曰辰涇曰夾浦曰張家河曰
北車橋曰漾湖溪曰上瀆港曰陸家浜曰虎山橋曰
石家浜曰蒯家涇曰九曲江曰後塘橋曰梅

梁溪曰龍塘河曰迎城山曰菱湖港曰太平橋曰澤塘浜曰灌瀆浜曰和尚浜曰長洛浜曰王家漾曰山涇港曰渡水港曰黃瀆港曰後保河其他支流尚多不可殫記皆所以洩太湖之水以東入于三江諸浦而歸大海者也然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溧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使趨于吳淞江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治水東南之大旨也然地形

有高下時勢有古今水道有通塞而所以治之之法則固不可同年而語也

徐獻忠沿湖港澮考

太湖舊有沿湖隄防而洩以諸澮澮有斗門制以巨石甚固門各以牐版旱則閉之以防澮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官主其事為利浩博後漸湮廢頗為郡中之害東坡水利奏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茭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

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自今觀之吳江茭葦屯結成
田長橋諸洞門悉皆湮塞比來十水九渰民力尤困
吳江之患卒未能除而沿湖諸漣不可不加之意也
按大錢小梅二港總茗雪西南衆水以入于湖港
之最大者也大錢以東皆縱橫港注入諸港直
至吳江界

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婆港及宣家楊瀆泥橋
寺橋計家等港先素流通止因其舊而修之也

陽淩沈淩羅淩大淩新涇淩潘淩諸淩謝淩和尚
淩張港淩幻湖淩西金淩東金淩趙港許淩楊
淩義高淩陳淩薄淩五浦淩蔣淩錢淩新涌淩
石橋淩湯淩盛淩宋淩喬淩湖淩已上各淩者
因民建議以便水利者也

已上三十八港淩俱屬烏程按修湖淩記云湖
淩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
計家港近溪而濶獨不置閘紹興二年知州

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澗名曰豐登稔熟
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
興富足固益濟又皆冠以常字今久廢不牒
成化十年添設治農通判李智漸皆修治民
多賴之

曹眉儒海塘考

竊聞海塘之制本為捍禦鹹潮以便耕稼自春秋時范
蠡築圩田之後疑即有之唐開元初乃名之曰捍塘

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宋乾道中元至正初皆修焉起嘉定之老鸛嘴以南抵海寧之澉浦以西高于城垣內外皆有塘溝相夾自設此塘之後而松嘉杭無入海水口禹貢之東江遂湮無考矣國初信國公湯和經畧海防倚以為重至成化中頽廢巡撫畢亨益增其舊及裹護塘兵農兩濟夫松以海塘防鹹潮而蘇之渾潮淤淀為害不小若沿海設塘而于港汊之口置減水閘以司啟閉則潮沙所塞

不過港口數里易于挑濬更藉土著之民沿塘以居
寬其他役計免田稅即作兵餉俾之守塘則不獨險
要可固而水利無窮矣

王圻開濬吳淞江考畧

松江在上海縣北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蓋
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者北為婁江中為松江南為
東江而松江又名松陵江其源出于震澤自吳江長
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

趙屯浦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崧子浦盤龍浦
凡五大浦而至宋家橋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其
將入海處別名滬瀆江東西凡二百六十里此東南
水利之最著者向與婁江東江並為湖流入海之要
道自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
長一百五十里沿海港口盡為堵截而東江湮沒無
攷矣東江既塞婁江界在北境惟此松江一綫關係
蘇松二郡民生國計故歷代治蹟獨詳于松江宋寶

元元年兩浙都轉運副使葉清臣開盤龍滙以入江
慶歷元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會浦以入江嘉祐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開白鶴滙以入江元祐三年常
平使者調蘇湖秀之人濬青龍江以入江紹聖中轉
運副使毛漸開大盈諸浦以入江崇寧二年宗正丞
徐確提舉常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
海口凡七十四里上海合嘉定二縣供役大觀元年
十一月從中書舍人許光凝奏檢較松江古蹟大加

疏導三年雨浙監司奏請開淘松江復置十二牐宣
和元年雨浙提舉常平趙霖又開白鶴滙以入江紹
興四年鹽官丞王珏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通濬溉
田十五年通判曹泳開顧會浦又濬鹽鐵塘更名下
沙浦以入江乾道二年轉運副使姜詵開通波大港
即顧會浦以入江前進士胡恪隨司門員外郎李公
傳相度開修三江積水元至元三十年值霖潦知水
人潘應武與吳伋張桂榮等承浙東僉院宣慰之命

相視合修河渠即湖田開新港三濶約三十餘丈

大漕

港北新河即新港

及濬趙屯大盈二浦以入江大德八年任

仁發言開吳淞江自上海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浜迤

邐入海長三十六里深一十五尺濶二十五丈役夫

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有奇復置

牐竇啟閉十年開趙屯大盈樊浦白鶴盤龍舊江計

長三十七里其中樊浦為首下接新涇舊江濶二十

丈其餘不等又於廟涇以西盤龍以東開挑水口五

處新涇南北置二木牐泰定元年前都水監任仁發
董開吳淞舊江二道烏泥大盈二河其法以戶有納
苗田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四萬有奇每名實支
糧三升中統鈔一兩三年任仁發等于上海縣之潘
家浜烏泥涇二處各置二石牐以遏渾潮使牐內清
水衝渲江道深濶後至元間又謂牐置乖宜旱澤交
病繇是復開元堰直河至正元年撈漉吳淞江南北
岸下泥沙疏濬各河十數用夫一十九萬八伯四十

給糧四千七伯四十七石鈔三千一伯六十四錠各有奇夫自宋至元開濬松江無慮數十次竝未聞有以風水之說阻撓者蓋亦計利害之大而不恤其小也逮及國朝永樂二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蘇松掣崑山嘉定諸塘浦引吳淞江水入劉家河于上海濬范家浜接黃浦達海正統六年巡撫工部侍郎周忱修吳淞江畧用邑人杜宗桓議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其沙塗成田計畝收稅以補坍陷天順四年巡

撫都御史崔恭濬大盈浦以入吳淞江又鑿江自崑
山夏駕浦至嘉定莊家涇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丈
永樂初引松江北入劉家
河江之東段不曾施工又浚蒲匯等塘及曹家溝

呼都臺浦成化七年海水溢八年設憲臣于浙江按
察司專治蘇松等府水利僉事吳瑋議修華亭上海
海塘華亭南自海鹽上海北抵嘉定各數十萬丈餘
弘治初僉事伍性濬吳淞江中段及顧會趙屯都臺
諸浦七年工部侍郎徐貫奉命治水東南濬吳淞江

自帆歸浦至分莊計七十餘里府通判郝希賢承檄董工是年知縣董鑰築西鄉田圍十二年府通判原應宿濬崧塘肇嘉浜嘉靖元年巡撫都御史李充嗣奉命用崑山嘉定華亭上海四縣民力相繼開吳淞江上海分地初自崑山縣界東至白鶴江後自嘉定縣界東至吳塘總四千餘丈役夫二萬三千有餘給散銀米八千餘兩石犒勞旬至焉知縣鄭洛書調度主簿黃明董工先是開常熟白茆河役上海九千餘

夫糜三千餘米繼以吳淞兩年而三興大工嗣後撫臣屢議開濬雖經具題止因工費浩大無從措辦輒復停止至隆慶四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奮然獨任借支軍餉及各處發追稻穀贓罰導河夫無礙等銀委本府同知黃成樂蘇州府推官龍宗武上海縣知縣張嶺尅期開濬查勘舊蹟共計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議半開河面一十五丈除嘉定應濬外上海實開長六千五百三十一丈八尺餘面

濶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餘共計用工食銀五萬餘兩不兩月而工告成是歲大饑民多思盜自河工興而畚鍤雲集盜因以息自此三十餘年江流通利旱潦有資百姓至今尸祝之後以吳中水災異常奏請特設水利道副使許應達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其工亦首濬吳淞而次及諸水工竟無成而應達亦以劾去十萬帑銀付之東流惜哉夫自永樂以及萬厯開濬松江不下八九次而亦

未聞有以風水之說阻撓者沿至今日黃渡以西宋
家橋以東尚皆通流如故而中段七十餘里卒成平
陸此江既塞則五大浦及田間水道日就淺淤設遇
旬日之雨一望瀰漫無從瀉出幸而晴霽數日則又
車戽無資田疇龜坼禾苗立見枯槁有司奉檄追徵
痛恨逋負而不知逋負之繇皆原于此監司但知東
南凋弊而不知凋弊之繇皆原于此此江之開濬何
可一日不講哉然開河之難難于工費工費所需不

出于官則出于民而今公帑空虛閭閻匱乏官民皆莫可搜括也惟原編導河夫銀及原擬提編免役一節上下咸稱便利蓋提編者即以各州縣新編五遞年解運推收里老塘長各差量其輕重徵銀免役以佐河工而各差之缺即以次年原編人數接充往歲上海修城事曾經提編一次便可得銀五六千若以蘇松二郡通算便即得七萬餘金舍此二項之外倘不足用更有各府州縣濟農備賑銀穀當此水災民

困之日正當發廩拯救一以活饑民一以佐河工較之往歲請捐內帑請吊贖其難易為何如也且提編之舉其便又有二近來僉報各役俱係宦家富戶樂于輸銀而苦于應役數萬餘金不煩筭楚頃刻可完其便一徵銀在官催募饑民開濬計工給發方今水災之後冬間待賑必多即此以寓救荒之意又省塘長起夫需索之擾其便二有此二便而工費浩鉅何足慮哉夫工費既有成說而復有倡議阻撓之者

則皆侵占官河豪民捏造浮詞以鼓惑縉紳此必明
哲所洞照者 又按導河夫銀係派入條編見徵之
數提編事例乃上海許知縣建議有卷試一吊查即
可舉事似亦不必題請

新勘應濬號段淺深長尺

應用工食
銀兩附

東自上海城北閘港口二壩地方起至西蘆浦止
長二千五百二十丈淤澱頗高應開深一丈二
尺若照隆慶年間面濶十六丈底濶八丈每丈

土方折算一十四方四尺共方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方

東自蘆浦起至西上澳塘止長一千一百七十八丈潮沙淤澱已成平地應開深一丈三尺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五方六尺共方一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方八尺

東自上澳塘起至新涇口長六百五十三丈淤澱亦高已同平陸應開深一丈三尺每丈折算土

方一十五方六尺共方一萬一百八十六方八尺

已上三段共長四千三百五十一丈共折方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一方六尺每方工食銀四錢六分共該用銀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兩七錢三分六釐

東自新涇口迤西至孫基港口長一千二百三十八丈尚有河影應開深一丈二尺每丈折算土方

一十四方四尺共土方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二方

東自孫基港口迤西至莊家涇口長一千三百五十一丈五尺尚可通流開濬一丈一尺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三方二尺共土方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九方二尺

東自莊家涇口迤西至盤龍塘口長四伯二十五丈應開深一丈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二方共土

方五千一伯方

東自盤龍塘口迤西至高家浜口長四伯八十八丈應開深一丈每丈折算土方一十二方共土方五千八百五十六方

東自高家浜口迤西至紀王廟嚴儻浦口長四伯丈應開深九尺每丈折算土方十方八尺共方四千三百二十方

東自嚴儻浦口迤西至青浦界宋家舊港長五伯

十二丈自此潮沙稍緩淤墊稍低尚可通舟來
往應開深八尺每丈折算土方九方六尺共土
方四千九百一十五方二尺

東自宋家舊港迤西至洛劔浦南赤雁浦長一千
一伯丈此段尚可行舟亦應開深七尺每丈折
算土方八方四尺共方九千二伯四十方

已上七段共長五千五百零六丈五尺共折方
六萬四千九伯八十三方每方工食四錢六

分算該用銀二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兩一錢
八分

通共十段共計算工食銀五萬九千七百二十
三兩九錢一分六釐

另外又議築宋家橋口大閘及各段堰水壩閘并
官吏役人供給飯食共約計八千有奇

已上通共開濬工食并閘堰供給等項共該用
銀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三兩九錢一分六釐

附開吳淞江駁議

按吳淞一江自神禹鑿山導水以來未有上海即有此江而吳淞文獻未始不與天下爭衡暨元末立縣此江水面尚濶數里波濤洶湧十倍于今而本縣甲科猶然繩繩不絕奈何邇來談堪輿者遂以此江之通塞係文運之興衰而縉紳賢者乃皆嘖有煩言是何其深信曲說而不達國體也夫吳淞一江係四郡十二州縣生靈之命脉朝廷數百萬賦糧之根本止因

科第一郡而坐令公私俱困又豈仁人智士所忍言
耶況今之建議者欲于上海縣北宋家港口築一壩
閘以遏潮沙則吳淞水勢不致東流直瀉出海似又
與堪輿家說了無妨礙宜不當懲羹而吹虀矣姑記
此以就正于憂國憂民之君子

計查歷年開濬吳淞江後科第

一弘治初年僉事伍性開吳淞江一次次年庚戌
錢福中會元狀元至六年壬子顧清中解元官

至尚書癸丑李希賢中會魁乙卯王景中解元
唐錦中鄉魁十四年辛酉陸深中解元官至侍
郎

一嘉靖元年巡撫侍郎李充嗣開吳淞江二年癸
未徐階中探花官至大學士同年潘恩官至尚
書至十三年甲午莫如忠中鄉魁官至布政至
十九年庚子林樹聲中鄉魁會元官至尚書壽
及百歲

一隆慶四年海忠介公開吳淞江次年辛未郡中
同榜六人五躋三品許樂善現任通政使癸酉
丙子方應選陳所蘊掄魁俱為文宗

一萬曆十六年許副使應達開吳淞江十七年己
丑董其昌中會魁傳臚入翰林二十五年丁酉
呂克孝中應天解元徐光啟中順天解元二十
九年辛丑張以誠中狀元

已上皆百年內事典籍可據可驗吳淞之開並

無妨于科目且堪輿家有言百步之外風水
即無干涉況此江遠在百里外耶或又言吳
淞一開黃浦必塞第未知宋元迄今吳淞疏
濬不下二十餘次黃浦曾有湮塞時否此又
可以理察設若果有妨礙何先輩名公纂修
松江華亭上海志乘水利款中全無一言及
此而惓惓以開濬吳淞為首務則今日之倡
異者殆或未之考耳

王煥如曰王少叅濬吳淞議酌羣見闢邪說真
救時之碩畫也止提編一節在嘉定上海或可
行之今時勢不知何如矣若蘇屬他州縣方苦
編徭不足一開此例重困生民萬萬不可

王圻中江考

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羨縣入于
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
海韋昭云三江為吳郡東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今

志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而中江湮沒無考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為捍海塘堵絕不通耳一統志云中江在溧陽縣西北即禹貢之三江也今名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

王圻婁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北下三伯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吳記曰東北入海為婁江蘇志云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曰婁江歷崑山太倉

東至天妃宮出海元至元二十四年朱清浚開婁門
至海口

王圻東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蜆湖入海曰上
江亦曰東江吳地記曰東南入海為東江蘇志云自
大姚分支過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黃浦絲黃
浦經嘉定縣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松江者為東江
按大姚在長洲縣二十六七都酈道元水經註云漢

書地理志曰秦于故越地武原鄉置海鹽縣後沒為
柘湖徙治武原又淪為當湖南有秦望山谷水于縣
出為澉浦以通巨海疑此即東江也後因築捍海塘
遂湮沒無考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
次溪自吳東南出為谷水谷水經由拳縣故城下又
東南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即海鹽縣故
城後沒為柘湖縣南有秦望山谷水于縣出為澉浦
以通巨海此說與水經稍同但未審此果東江否也

水經云又東至餘姚縣東入于海注云諸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于其中北流至具區浮餘五里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據此則太湖水從浙湖出海似亦有據因書備考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王濬欲開武康苧溪洩湖水以入海不果據此則太湖水出錢塘似亦與水經相合據松志上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塲新塲舊有海口

論者或指此為東江

王圻三江口考

繇湖入海之道最大者曰三江即松江婁江東江也其
分水處曰三江口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東南三
十里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與正
義不同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即古笠
澤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蠅湖入海曰上江亦曰
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王圻溧陽五堰考

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縣古人欲分殺水勢使
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絲分水銀林等堰入伍子胥伐
楚從運河以入大江自五堰廢後宣歙池陽九江諸
水不入蕪湖反皆東注震澤故今之談水利者以修
復五堰為首務

王圻土岡堰閘考

按蘇州府太倉常熟之東北境有上岡身下岡身歸吳

岡身在新安鄉曰青岡在惠安鄉曰王家岡松江府華亭縣之東南境有竹岡紫岡沙岡皆土壠高起橫亘百里殆若天所以限截湖海二水使不相通耳後因導江導海利于洩瀉而穿渠橫截岡身矣在劉河以北者高田苦于無水遂置埭門以堰水如今之錢埭門張埭門沙堰門吳埭門顧廟埭百埭李埭門及斗門之類皆是而近多圯壞不修旱乾水溢之患惡能免哉

侯峒曾開濬吳淞江考畧

一利弊考

三吳古稱澤國以水為利亦以水為害而利害之源全
係吳淞江通塞禹貢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
歸太僕有光考定謂東南錢塘江西北揚子江而東
北為吳淞江是吳淞一江與錢塘揚子二江竝洩太
湖之水自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
于錢塘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

子二江之道既阻僅有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自吳
江縣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至澱山又北
合趙屯浦東合大盈浦顧會浦崧子浦盤龍浦凡五
大浦而至宋家橋東南流又納黃浦之水以入海蓋
東西亘二伯里境連嘉崑上青四邑而杭嘉湖蘇松
常六郡之水俱洩于此此而復淤震澤何繇底定國
家財賦大半倚辦東南而六郡當十之八禹貢謂田
為下下今賦乃上上惟藉水為利耳吳淞既塞五大

浦及田間水道日就淺淤旬日之雨一望瀰漫無從
瀉出幸而晴霽數日則又車戽無資田疇龜坼禾苗
立槁郡縣痛責逋負日積而不知逋負皆原于此監
司但知東南凋弊日甚而不知凋弊亦原于此吳淞
開濬宣容一日緩哉往有侵占膏腴因倡異說謂不
利于松郡科第者則王叅議圻即上海人特出駁議
一通可考

一興廢考

江為東南水利之最著歷代治績最詳往不具論自宋
寶元迄元至正開濬吳淞載在史冊者以一二十計
自本朝永樂二年迄隆慶三年開濬亦八九次詳具
王叅議圻攷畧中而事最近績最奇者則無踰海忠
介迨萬歷十五年因水災異常特設許副使應達專
董水利再濬吳淞求通反塞三吳坐困今黃渡以西
上流尚通一綫中段七十餘里竟成平陸萬歷三十
二年撫院曹公時聘按院馬公從聘移文郡邑集議

開江事宜業有成畫四十一年按院薛公貞天啟二年撫院周公起元皆特疏具題奉有俞旨而迄未有創非常之原者今日廟廊詢度執事籌咨倘此江蓄極而通之會乎亦千載一時已

一經費考

吳淞當濬幾費講求卒難舉事者徒以工用浩煩無從措辦耳往者特頒內帑不費民間一錢而今不能往富室助穀有至二萬石而今不能往杭嘉湖三郡皆

以贖鍰協濟而今亦未必能往海忠介動支各項銀
不足用遂請旨折蘇松常三郡漕糧二十萬石每石
折銀六錢以五錢照例歸太倉以一錢助河工而今
又決不能則計莫若求之提編提編者以各州縣新
編五遞年解運催收里老塘長各差量其輕重徵銀
免役而各差之缺即以次年原編人數接充往者上
海曾為修城事提編一次便得銀五六千若以各邑
通算便可得數萬兩再減其半亦可得四五萬兩近

來僉報各役多宦家大戶樂于輸銀苦于應役不煩
筭楚頃刻可完上下兩便似無踰此其次則役軍丁
各衛所軍原有食糧查正德間撫院李公充嗣嘉靖
間按院呂公光洵俱用軍開河又歷考宋元間治水
多用水軍故費少功倍此輩平時既不得不設乃以
有用之財有用之人置之無用之地即以暫充夫役
無妨講武況古人寓兵于農行師之際挑塹掘濠亦
兵夫事誠令軍官各率衛所軍兵開江且許量加工

食功成陞賞誰不欣然效用是亦一議也他如吊取導河夫銀備賑銀罰贖銀又如勸助如役傍河食利之民前人各有行之時異勢殊在當事悉心籌畫耳

一丈尺工價考

嘉靖末吳淞湮塞隆慶三年巡撫海公毅然開濬查勘舊蹟自黃渡起至宋家浜口長若干里計一萬一千五百餘丈舊河影濶三十丈減半開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計用工食銀五萬餘

兩不兩月而告成三十餘年利賴尸祝萬厯十五年
後許副使應達因開加塞遂成平地七十餘里萬厯
三十二年曹撫院時聘着沿江居民勘定應開丈尺
及估計工食銀兩該上青嘉三縣居民各勘本江原
額面濶一十六丈今公私匱乏若照額開濬恐錢糧
不敷議得開濬面濶十丈底濶五丈濬深一丈每丈
該土方七方五分每方用夫十五工每工用銀三分
每方該銀四錢五分每丈合用夫工銀三兩三錢七

分五釐大約以此為率

上海縣自關橋起至盤龍塘止內除嘉定界九十丈實長六千五百四十六丈二尺五寸積該土方五萬四千三百三十方據算每方用夫十六工共用夫八十六萬九千二百八十工每工三分共銀二萬六千七十八兩四錢

青浦縣自東虬江起至趙屯浦口止內除嘉定界二千一百六十弓實長一萬九百五十四弓據算

工銀二萬一千五百五十八兩

嘉定縣自上海界西新港起至盤龍塘止長三伯六十弓內聽上海界一伯八十弓止該一伯八十弓又自盤龍塘起至青浦縣赤雁浦口止五段量長五千七百二十六弓內有許家村起至赤雁浦口止南屬青浦北屬嘉定應聽青浦二伯六十五弓實該一十五里七分該江五千四百六十一弓并上海界內一伯八十弓通共該江五千六伯四

十一弓積該二千八百二十丈五尺據算銀九千
五百十九兩一錢八分七釐上海縣平陸無水嘉
定有水二尺三尺者各段不同每丈合議戽水工
銀一錢五分計該銀五百三十二兩有零另有應
築大壩兩條并兩傍支河狹處不開外餘有盤龍
塘口大浦一十三處共約計備樁木工料銀三伯
兩共算銀一萬三伯四十二兩一錢八分七釐

右係萬曆三十二年勘數及萬曆四十一年兵

道俞公維宇再行檄勘查隨據上海縣申報此江東自上海起西自青浦嘉定止湮沒九千八百餘丈則比前數翻減矣且開江止議面濶十丈底濶五丈較舊額愈縮愈狹識者謂江之易塞止以潮沙易淤今江流愈微潮泥愈積不一二年將復淤梗是使力為徒勞財為徒費海患介十五丈之額似斷不可復減又土方工價或議四錢或議四錢五分或四錢六分或四錢八

分須有畫一則夫淤河之長短開濬之丈尺工價之多寡今日自宜另行踏勘計議聊述舊聞備參攷爾

一夫役綜理考

海忠介開河事蹟多在上嘉二處吊卷可查大抵委用廉幹府縣佐貳三四人總理又查報上青嘉三縣殷實耆民分段募夫忠介親自巡省至工銀給散預令各縣秤對包封本院親自抽兌無差親至河所計工

給散麤猾一毫不敢染指以故小民踴躍不日告成
今日委用綜理官員誠為喫緊所謂有治人無治法
至于夫役除役軍丁一議貴在省費聽酌行外若調
極東之民開極西之江勞費數倍功迄不成往有役
四郡人夫者其弊可鑒惟附近募夫晨聚夕散晴作
雨歇力省而費寡乃泥頭最不可用民間私濬多任
此輩使之募夫夫工僅得六七泥頭坐享三四共知
其弊仍習用之者以夫役散處主家難集又羣工雜

聚不能無寄托若公家濬河有官府為之號召塘長
為之統率即慮脫逃又有互保之法何藉此輩而以
耗減工食哉

已上五款據憲檄查議者錯舉所知以備酌復
若施工伊始則審地高下有議運泥木車有議
議開首中心有議竣事之時稽驗深廣有議
導河鐵帚有議浦口置閘有議容陸續條上
茲未敢贅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九